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四

乞休併辭考滿疏

奏爲乞歸未遂更辱
温綸慚感不勝再祈
聖鑒事臣以患病陳乞伏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獨任勞苦茲一品秩滿勲懋望
隆朕心嘉悅何乃稱疾求退其應加恩禮該部
便從厚查議來看卿宜愼自調攝少可卽出佐
理以慰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聞之感極
而淚承眶愧極而汗浹踵犬馬餘生何以得

聖明之注念一至此哉竊念臣輔政雖云有年然勞而無功苦而無補種種罪戾非但天下人能言之即臣亦自知之惟是
皇上忘臣之愚憫臣之困
察臣于議論之中亮臣于形迹之外雖有苦口逆耳之諫臣自分必當譴責者
皇上亦曲賜優容更垂採納其
眷遇恩私誠可謂近世君臣之所希覯矣臣中夜捫心輒至涕流何忍言去孤負
聖恩但臣七載之間精血消亡筋力耗竭至于今

日一病奄奄遂成沉痾蓄積漸出來勢必難瘳非如風寒水火之災驟發而可望其旋愈也伏枕呻吟每一合眼輒夢入故鄉與親知共語醒而思之則其人率多在鬼籙悲感塡胸益復添病情景如茲雖欲勉力強顏少圖稱塞安可得哉以臣孤恩負罪一至于此

皇上苟賜臣一歸即盡削臣官以謝天下亦不爲過柰何反欲加以從厚之

恩禮乎臣求去得留求退得進求譴斥得褒嘉在

皇上之寵臣愈深而臣之罪愆愈重臣益不知死

所矣伏望

聖慈鑒臣誠懇特寢加恩以安愚分免臣瀆辭仍

速允臣去使臣得少延殘生于林壑之下與家人

朝夕焚香頌祝太平有道之長即三錫九遷

何加于此也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贊理多年勛庸茂著今國家多事正賴卿

竭忠匡濟弘濟時艱豈忍遽然言去其考滿恩

禮自有常典以答忠勞不必豫辭還宜體朕眷

倚至意即出任事愼毋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権發大學士吳辭本

該新

簡閣臣吳道南辭疏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查得閣臣在籍者俟兩辭得

旨方可赴

召若

留中日久不惟道南啓行無日而於中外佇望之

意亦有未愜既非政體又拂人情伏望

皇上即刻檢出容臣等擬票

進呈仍求

速賜批發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再辭考滿　加恩疏

[illegible]欽依[illegible]承

殊命篤分不堪萬乞

聖明俯容辭免事該吏部奉

旨以臣給由事題請奉

聖旨元輔向尚獨贊政幾忠勞久著茲一品滿考

猷望益隆著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

進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給

與應得誥命還賜宴禮部以示朕優禮元輔之

意欽此臣一聞之驚惶不支慚愧無地何物豎

儒叨濫

天恩一至于此雖

聖主私臣忘其非據竊恐造物忌臣速其顛仆矣

夫閣臣考滿

加恩前此雖有故事然皆有功可錄有效可稽而

臣七載備員茫無寸樹官僚空而不能補賢

才伏而不能升兵食匱而不能籌議論淆而

不能定

大政大典廢闕尚多皆不能救正揆諸考績之法

允在黜幽之科儻得及于寬政以免譴誅也

爲幸矣其何敢昧心靦顔冒此異數非常至
優至渥之特寵哉即毋論臣之忝竊乃臣子
何能遽叨尚璽之廕臣觀林下諸臣銓部以
此官推起而不得請者尚多如
皇上輟臣此廕用一賢才固國家之光
聖明之盛事也而何以私臣爲乎况今舉朝紛紛
以
福王之國事叩
閽懇請未奉
俞音中外人情驚疑震擾臣雖伏在床褥亦展轉

不安有何心情尚欲加官進秩以自光寵此
臣之所以再三籌度而萬不敢承者也臣病
患洊篤痊可無期犬馬私衷誠願
皇上哀憐矜憫放臣蚤歸以救臣垂絕之命此之
爲恩天地父母不足形容其所加
恩與盡乞收回使臣雖呻吟痛楚中猶得頃刻少
安不至遽隕臣幸大矣臣不勝懇切顒祈之
至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功懋贊襄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遵成命不允辭政本倚毗方殷宜即出佐理

副朕延佇之意毋得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回奏發擬　福藩請減庄田揭

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

前旨出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

仰見

福王謙沖節損爲國爲民之美意真足追古之

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舊例爲言亦

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
土委難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
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海一日雷動歡聲書
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烝庶即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共利不足以
易此也臣等敢不將順以成

王之賞賚惟是

皇上愛

王之意不敢盡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數責令該部務行湊足不許復有瀆奏使

王之令德既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日大小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請為不忠之大或面見或移書備極訢詆臣

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日前廷臣催請疏中以爲奸人乘機搆隙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下孰不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非得
王此疏何以解人心之惑而弭目前之釁乎臣間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
闕跪請且必責臣與之同跪不得
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所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
適覩

王疏欵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即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
期即
賜點定其二萬莊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
王臨臣等亦傳示各官俾共知
王之賢明相與頌讚於無窮也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臣因事質證據實奏聞疏

奏為科臣因事質證據實奏聞併求罷斥事臣卧病兩旬一切時事俱不關涉偶於閤中送來揭帖見戶部郎中李朴一疏攻訐科道諸臣撫枕嘆曰有是哉朴之狂妄也必開大難之端矣隨與同官臣從哲具揭請

皇上亟行乾斷以息紛囂昨又見科臣亓詩教揭帖謂朴疏中所言黃克纘之留用陳用賓之再議皆出臣擬

旨與科道官無與責臣一言剖明臣雖病也安得

默然黄克纘與臣同鄉素相敬慕撫齊文銓
年甚有恩惠留樞之任臣以爲宜况自分少
臣陳乞未有一疏而徑允者克纘之擬留管
出自臣與他人無與也陳用賓以武定事逮
繫擬死二三大僚有謂其破賊之功可稍減
其棄印之罪黄克纘且上章而頗言之自李
朴魏雲中外亦無糾其非者臣與用賓雖係
同鄉素無還往以鄉曲之故而曲庇用賓毁
賣法臣固不敢以鄉曲之故而必殺用賓以
避嫌臣亦不爲人命至重即庶人閒擬猶經

駁覆況殺一大臣寧厭詳慎法在必死誰能
尚脫用貲之擬再議實出自臣未嘗有中使
傳宣亦與他人無與也此二事顛末原是如
此臣之不敢隱惟臣隻身受事已經七年種
種罪愆尚不止此久思退休毋誤國事而以
代者無人荏苒遷延遂至今日頃一病昏沈
連章陳乞又以
祀蒞之國吉期未定悠悠之譚又復罪臣卸擔
辭難且有移書極口見責者故臣不得已復
隱忍以完事今知

聖意也堅
福王且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則
王之行也萬萬無疑臣可先去爲
王前驅矣伏望
皇上予臣一吉全君臣始終之誼毋使大臣相繼
狼狽而出
國門大爲不雅其郎中李朴亦乞
特加處分以爲出位妄言之戒
明諭諸臣安心供職是豈獨愚臣之幸亦天下國
家之大幸也臣伏枕涕流語言無倫不勝惶

懼隕越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擬事俱已明白況發留出自朕裁原非私庇且與朴道官無與卿宜安心即出贊理以副眷懷其李朴出位妄言該部院看議來說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三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奏爲

溫綸頻下

殊寵難承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具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功懋贊襄考績加恩原係彝典宜遵成命不允辭政本倚毗方殷宜即出佐理副朕延佇之意毋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竊念

臣叨濫多年救過不贍有何德望能效贊襄

其逐日奔走罘罳擬本章不過犬馬之微勞耳
食
皇上之厚祿蒙
皇上之殊知而其所以自效止於如此已愧死矣
顧乃以之言功而受賞是豈復有人心者哉
況當病患垂死之秋而重以非望之福則爲
不祥在床褥偃蹇之中而拜此自
天之命則爲不敬
皇上雖過于寵臣亦甚非所以愛臣矣如必念其
微勞加之優禮則但

賜以半行允歸之
綸音便足當五世共承之
恩澤譬如犬馬筋力不支但得安刪就斃前感謝
主人豈敢復何他望臣故願
皇上之曲體也至于
聖諭惓惓望臣佐理臣念目前大事只是
福藩之國
聖意與
福王意皆已決行惟是日期當
登批發臣雖卧病不敢推委其他事體漸臣固饒

爲之無待于臣臣去而上可以安
朝廷下可以延殘喘爲公爲私無所不利臣計
决矣如復少有留戀不能自割是真貪昧無
耻之徒亦有何顏以事
君父哉臣泣血陳請毫無粉飾統望
聖慈俯垂矜允臣不勝哀鳴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懇辭恩禮謙冲愈至朕豈不體念但課功
懋賞原係舊章還宜遵命祇承不必固遜慮朕
優異元臣之意福王之國在即諸務正賴主持
卿既以國事爲重何忍堅卧不起其勉抑遜恩

即出贊理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催大僚揭

竊見今日大僚缺乏

朝寧空虛中外人心無不盼望臣等目擊耳聞中心惶惶幾廢寢食乃吏部前後會推諸疏俱在

御前

皇上但留神一覽速賜

點用不過一舉筆之勞而九列充盈群情歡暢明良合而庶績熙太平之業何難致焉頃吏部以尚書侍郎請矣都察院以左都副僉都御

史請矣銓衡風紀之地誠第一緊要不容時刻少緩其各部院卿貳雖職掌不同而機務甚夥懸缺既久曠廢必多此外若各處督撫舊推則湖廣河南山東三省新推則河道及浙江雲南二省無一官可缺無一處可緩雖候代諸臣尚在地方而謝事之身終難展布何若盡點新推俾令剋期受事庶

朝廷收得人之效而地方免誤事之虞時政最大最急無過於此至於科道候補諸臣多者二年少者數月棲遲旅邸進退俱窮以可用

之才習之無用之地矣

祖宗養士之意賢才報國之心政體人情兩屬不便此又臣等之所甚惜也謹齋沐竭誠懇

請伏望

皇上將近日推補諸疏亟賜

檢發臣等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四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恭承

聖諭泣謝

天恩再瀝血誠懇求罷免併乞收回

加恩新命以免冐濫事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公淸正直爲國忠愼朕

所素鑒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李朴出位狂吠波

及於卿且日每票擬章疏皆朕親裁發留屢旨

明白於卿無與何尚爾高卧不出方今國事多

艱正賴卿匡贊輔理宜即出入閣辦事以慰宗

望至意故諭欽此臣恭設香案于庭力疾下床
叩頭恭誦惶愧欲絕不意微臣一言煩
皇上之留念一至此也臣因病求去在李朴未上
疏之先朴之初疏亦未嘗攻臣以朴臣引票
擬責臣故臣直陳其事與臣求去之本情毫
無干涉臣之罪戾掛人口者甚多而皆不敢
言獨芥蔕于朴乎雖甚褊心不至于此惟臣
病患已深偃臥日久旬日之內下血不休兼
肉枯消精神昏憒積成怔忡之症徹夜不寐
延醫會國卿等調治皆謂非謝事靜養然

難期臣家人僕妾輩見臣猥狽輙相怨尤曰頻年不去只爲閣中無人今有人矣何爲不去是將卒死于長安乎臣告以

聖恩深重

聖意勤惓未敢遽然徑去尚須苦請仰冀

矜憐儻得一

旨以行庶全大義因相對痛哭悲不自勝舉家朝夕焚香願乞靈

皇天后土叅回

聖心幸而放臣昨臣子遠來迎家聞臣病苦遂至

京師視臣亦力促臣歸且言祖父墳塋因前歲大水傾圯未能脩葺臣南北仕宦不上先人之丘壠者十餘年矣與言及此愈加酸楚

皇上爲臣思此情形能留乎不能留乎今國事多艱誠如

聖諭然在

皇上勵精振作自無難處即如

福藩之國事最爲危疑乃發槓之期既蒙

欽定啓行之期亦蒙

發擬庄田又蒙減省中外自當奉行十餘年來不

結之局一旦斷自
聖心易于反掌推此而行何事不可為何待于臣
之匡贊也臣垂死殘軀不勝首丘之念伏望
聖慈俯容休致以終餘年不然亦乞
予臣一假使臣歸省墳墓將
皇上日來賜金為修葺之資告諸地下為百世寵
光萬一國家有事但以片紙
召臣當即奔走前來歸命
君父惟所馳驅不敢負也其新加考滿
恩命已屢煩

温旨不宜瀆辭但臣反之於心終是不安併望
收回毋使去國之臣更增冒
寵之罪臣幸大矣臣不勝感激籲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卿疾已愈日望即出為朕
分猷何乃復有此奏卿欲給假省墓固出孝思
然較之國事孰重為親舍朕卿心何安尚其勉
留成我君臣相得之美展禴在邇著鴻臚寺堂
上官從諭朕意佇俟入閣以慰朕懷其考滿加
恩已有屢旨宜即祇受毋得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考滿謝

欽賞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以一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織金蟒

衣一表裏原封鈔五千貫茶飯卓五卓羊三

隻酒三十瓶

遣文書官王體乾齎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

就于卧床前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疎庸最甚

知遇獨深七載素飱毫無報稱當茲滿考之日正

符幽黜之章乃
天寵之優隆方瀝誠而辭免不謂
騎蕃之錫復出
尚方益命㝝曠之夫祇承無地精鏐文錦參寶
鏻以齊輝法醞珍羊無瑣胎而並馥至于蟒
衣之
特賚尤爲曠世之
殊恩被此殘軀將愈驚其魂魄告之先世當增耀
于宗祊即欲寫其感私名言莫罄終難酬乎
高厚滂淚空垂臣不勝激切頂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已愈且履任通

行俟入閣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問

聖母萬安揭

竊聞外間流傳謂

聖母微有不安

皇上孝誠篤至日夜宮中祈禱極其焦勞臣等叅

備股肱義關休戚不勝懸念但以未奉

傳示不敢具揭問

安而于情又不能已竊惟

聖母厚德配地

洪福齊天

宗社神靈必所默佑我

皇上純孝之衷

蒼穹鑒格

聖母旦夕必有勿藥之喜惟願

倍加調攝以迓天休

皇上亦宜慎重

聖躬勿過煩勞以慰

聖母慈念臣等不勝懇切瞻望之至奉

聖諭朕覽卿等開

慰具見忠誠至意第目前

聖母
聖體違和朕每日夜恭侍藥餌尚未大安朕心驚
惶復以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少盡孝誠並敢言勞今頼
皇天默佑
宗社神靈全愈康寧朕心稍安卿等所奏朕知道
了特諭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歲暮請行各事揭

照得歲聿云暮爲日無幾而

御前停留諸疏不可數計

皇上似宜盡數撿發以完今歲之事臣等謹擇其

關係緊要不容少緩者開欵明白具奏伏望

皇上乘一刻之暇

留神省覽亟賜施行

國事幸甚臣等幸甚

一

福王之國行期在邇而禮部所請護送大臣尚

未推舉轉眼明春恐臨期有誤此目前第

一最要者伏乞

檢發

一吏部會推大僚俱宜

點用而本部都察院係表率之司各處督撫官有

地方之責尤爲切要不容久缺者伏乞

檢發

一候補科道諸臣久居京邸抑鬱無聊情迫

勢窮俱當允補內楊道寅由庶吉士改授

者今散館已經五年本官尚未授職亦臣

簽閣中未了之事也伏乞

檢發

一日講官撰進講章不可一日有缺今翁正春請假道切似難強留臣等前月所推孫愼行等三臣俱乞見補伏乞

檢發

一各差御史新舊相代此定制也蓋舊者事完决無再巡之理而新者未至不無誤事之虞頃見都察院所題將及十差業已催請再三勢難少緩伏乞

檢發

一兩房中書各官供事年深效有勞績臣等

循例量爲敘遷蓋亦仰體

皇上作興勞臣之意非敢爲諸臣徼分外之恩也

伏乞

檢發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宣諭事該臣因

宣諭回奏懇乞退休今日該鴻臚寺堂上官傳出

聖諭到臣私寓

覽卿奏謝知道了卿疾已愈日望卽出爲朕分猷

何乃復有此奏卿欲給假省墓固出孝思然較

之國事孰重爲親舍朕卿心何安尚其勉留成

我君臣相得之美履端在邇著鴻臚寺堂上官

往諭朕意立俟入閣以慰朕懷其考滿加恩已
有屢旨宜即祇受毋得再辭該部知道欽此臣
扶掖下床叩頭恭聽其感激
恩私真是有淚可揮無言能寫私衷結塞莫可措
辭臣之遭遇信千載之一時亦千載人臣之
最難處也臣病實未愈而
皇上以為愈臣不勝惶懼至于給假省墓乃臣因
病思親有此迫切之私情豈敢以此誤之國
大事哉
皇上既視此事甚重則臣望將吉期

陛下以使各衙門便於承行此爲推切最要臣之所條上三欵所者惟在此也臣會皇同奏未悉下衆咨臣另行奏聞臣不勝感謝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覧卿奏朝知道了節𩔖在卽卿堅卧不出禮乎否乎還道古速出入閣辦事之國吉期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
旨入直疏
奏爲
天恩隆重暫將勉出以遵
君命以完
大典事臣抱病乞歸情事迫切懇之事勢已萬無
復出之理乃蒙
聖恩眷念屢次慰留又屢以
福藩之國爲言昨言期已下人情歡欣鼓舞非
但頌

皇上之聖明亦頒

皇貴妃與

福王之賢德真國家盛事臣何幸而躬逢之又

頃聞

聖母違和

皇上焦勞祈禱臣不勝憂念茲奉

聖諭知

聖孝格天

聖母已大安康臣雖委頓床蓐亦有起色展轉思

惟若不勉強一出仰慰

聖心殊非臣子分義在臣心誠有所不安也屢蒙
之日臣當勉出行禮閣中之事有臣從哲在
臣若稍能自力亦當悶徃追陪候送
福王啓行後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矜憐病苦或退休或給假
予臣一旨放臣歸去臣於此時亦萬不能再留若
再不放臣使臣冒罪而行則臣庶乎其有辭
矣至于目前
朝政如補大僚起遺逸下聽補科道
點用各省巡撫此皆至緊至急不容少緩之事統

望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於元旦入閣視事具見忠敬之誠致身體國之誼朕心甚悅所請補大僚諸事委屬緊要統俟新春檢發卿宜益殫宏猷贊襄化理副朕眷倚至意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五辭考滿賜宴疏

奏爲

恩命過隆屢辭未

允謹瀝愨誠辭賜辭宴以少安愚心事該臣以考

滿蒙

恩一切陞蔭宴賚率皆與數臣內自循省委無尺

寸功勞可以堪此瀝誠控辭四奉

溫綸令臣祗受臣再欲辭之則嬻干瀆冒然當之

則此方寸之內終不自安再三籌度惟是加

官

賜誥藉
寵靈以光先世臣當強顏拜承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至于尚寶司丞乃清華之秩列于小九卿
臣子何功何能而可冒此臣前此考滿已蒙
聖恩有中書舍人之廕又前此爲南京吏部侍郎
有入監讀書之廕臣一人之身已得兩廕其
爲叨濫不獨于躬而且于子若復有增益將
恐顛蹶不勝反非家門之福此臣之仰懇
聖慈俯容辭免者也又聞臣賜宴禮部原係隆典
以答殊勞臣七載之間罪愆山積若使赧顏

而登宗伯之堂哆口而飫大官之饌毋論于
心何愧即道路之人寧不群指而竊笑之哉
此又臣之仰懇
聖慈俯容辭免者也臣沐
恩至厚拜受已多惟此二項容臣辭卻其于冒濫
之愆亦可少減一二此實臣區區之愚誠非
敢飾讓以瀆
君父也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臣不勝感戴顒祈之至奉
聖旨考績加恩係從來舊典如卿勞瘁尤所宜承

前捷敘懇辭尚稽愆賞今復執謙固遜使朕優
禮元臣之意鬱而未伸亦卿心所不安也其勉
受之毋負朕命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從發各差御史揭

該都察院題差各御史俱未蒙

發下妨誤甚多如巡漕一差舊例皆以十月具題

此時已到地方管事前此因差遣愆期無人

督率以致糧運遲留船多守凍漕事大壞幸

此兩年

命下稍蚤巡漕官極力振刷糧船皆如期到京回

空甚速軍民兩便今巡漕官尚未奉

旨何日得以受事竊恐今歲糧運又復躭延此其

關係利害甚不少也又薊鎮軍士方𢿙鼓譟

巡關御史久已差滿無人彈壓河南巡按官
已去巡撫亦奉
旨回籍杜門謝事
福藩之國在即百務倥傯何人料理此皆至緊
至急不容少緩伏望
皇上速行
檢發簽一日則有一日之便其他如各省巡按差
滿另題者亦當併行
點發以便交代非但地方得人事無妨廢即諸臣
各有責任各管職業免其聚集京師日生議

論亦省事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辭考滿　賜宴疏

奏爲恭謝

天恩懇辭

賜宴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屢疏懇辭屢奉

溫綸令臣秪受

聖意勤惓一至于此臣不敢再行陳瀆已于今早

廷謝

天恩隆重臣自度今生不能報稱惟有矢之世世

而已至于

賜宴禮部臣歷稽從前諸臣多係九年考滿方蒙
此典亦多力辭不赴臣何人斯而敢當此此
不得不求
皇上之曲體者也臣叨濫已極千慨萬慨所有
賜宴伏望
聖慈容臣辭免庶省一事亦減一事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賜宴亦係舊規卿既再
四懇辭難以終強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該
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二十四卷終